

边暴走边学上海话

从主题选定、区域划定、站点设置到游戏内容、后勤准备等等,一系列琐事让三校沪语社的社长一起忙了一个多月。活动完全是学生自发办起,最让他们苦恼的是经费问题。没有可观的奖品,怎么吸引同学参加?队服、海报、宣传用品,样样都要花钱。

每个学校社团都有少量经费补贴,为了呈现出一场完整的活动,三校各自拿出了一些经费。“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尽可能缩小规模,将活动人员选定在四校之内,内容也做了简化。”上海商学院沪语社社长王心怡说。

令组织者感到欣慰的是,活动引起了较多关注,同学们报名踊跃,最终选定了12组共48人参赛。当天天气寒冷,加之大风大雨,给暴走带来了很大难度。原定路线途经沐恩堂、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息焉堂等八站,距离相对较远,负责人随机应变调整站点,缩短路程。但由于首次举办活动,时间估算还是不够精准,最后只有一组按时完成了所有任务。

上海财经大学大二的小庄来自新疆,活动结束后她意犹未尽。“我很喜欢这样的形式,游戏过程中,尽管全程要用上海话,对我来说难度很大。用上海话念绕口令、玩你画我猜,我没办法为团队做很多贡献,但是通过活动还是学会了很多,很有趣。”

本地同学不够积极

本市多所高校设有“沪语社”,但有不少形同虚设。宣传范围窄、竞争力弱、获益小,让此类小社团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阻碍。

“我校本市户籍生源比例大大低于外地生源,参加社团的20多名同学中,多半是想学沪语的外地同学,上海同学的积极性反而不够,导致社团师资和骨干力量缺乏。”华东师范大学“阿拉沪语社”的社长夏雯静无奈地说,除了招募困难,社团活动形式单一且数量少,也是导致社员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

这也几乎是所有沪语社面临的通病,如何发展壮大方言社团,使之变得“有趣而有意”,难度不小。“沪语课堂”几乎是每个沪语社固定的活动安排。为了上好一节课,“授课老师”往往需要备课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上海财经大学沪语社的社长郑好婕展示了她的课件,半年有30多个文档。她解释说,这不是简简单单从百度上“搬运”资料,而是都经过耐心筛选和整理。“上课时,要像教小学生学拼音一样,教那些零基础的学生发音。我自己的上海话水平也不算高,上课时尽量追求地道规范,经常和我妈交流,向她讨教正确的读音。”

此外,为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郑好婕还准备了一些奖品给回答问题的同学。去年冬天她第一次授课,下午下课后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小时公交车,去离学校四站路的“红宝石”店给学员买上海“老饕”都很喜欢的“奶油小方”和栗子蛋糕。回忆那天,她说很累,上课的时候也很紧张,“但是看到同学们积极配合,和吃到蛋糕一样很甜很美味。”

建立高校沪语联盟

有人说,想要融进一座城市,就要从学习它的方言开始。方言,深深扎根于一座城市,无形之中,也是城市文化的代表。由沪语看上海,它是洋气的,温文尔雅;它又是生活化的,平易近人。既有“嗲妹妹”的吴侬软语,也有阿姨爷叔的“激情辩论”。

在传播上海话的大队中,有一大批想学上海话的“新上海人”。但可惜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反而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方言。

在保护、传承沪语文化方面,上海商学院的师生始终满怀热情,学校沪语社的活动形式相对也更丰富专业。观赏滑稽戏、看沪剧,邀请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滑稽戏名家钱程等人开设上海文化及方言讲座。

传承沪语不在一朝一夕,更不能仅靠几个小小的沪语社团。因此,暴走行动的几名负责人想借此机会,壮大沪语社的力量,建立上海高校的沪语联盟。王心怡透露,希望借助这次活动,向全市大学生推广沪语,宣传上海,目标是组建一个庞大的学生团体,来更好地保护上海方言。“正因为在学校没有多少机会说,我们更要提供机会让同学们了解上海话,并且大胆开口说。”

依会讲上海闲话哦?

“师傅,阿拉到武康大楼哪能走?”

11月26日,申城风雨交加,路上行人稀少。一场“上海大暴走”行动在街头激烈展开。活动由上海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三校沪语社联合主办,上海政法学院沪语社协办。恰逢第二届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即将到来之际,活动以“走近邬达克”为背景,希望通过“暴走”,让更多大学生切身了解上海文化。

朱懿菲(华东政法大学)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沪语社为活动精心设计了宣传海报



四校“沪语社”共办暴走活动,让更多大学生切身了解上海文化

传承沪语动力不足

笔者随机调查多名来沪上学的外地学子以及本市户籍学生,他们都表示,学说上海话很重要,但是实际学习动力不足。“没有机会说”和“不敢开口说”是很多人提出的两大障碍。多数上海学生只在家与父母长辈说上海话,有一些人甚至将父母也带入了说普通话的行列。在学校里,同学之间很少会用方言交流。“除非是方言里的‘专有名词’,我翻译不了普通话,不然都是说普通话。”上海商学院的小唐说。

今年上任社长后召开的第一次会员大会,令夏雯静记忆犹新——当新社员听到辛弃疾的《贺新郎》用沪语朗读后展现出的独特押韵,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这让夏雯静对方言和民俗的魅力更加充满信心。“方言是根,是个人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她感慨说。

当下,有一些人认为,沪语已经走入逐渐消亡的阶段。但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从意识上,很多在上海生活的大学生都有着强烈保护沪语文化的欲望。他们自发成立组织,凭借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骨气和“想到就去行动”的冲劲,努力守护着上海方言,期待沪语在年轻一代的保护与传承之下,重新焕发活力。

上海,海纳百川,却在“纳外”的过程中一点点“失我”。不知若干年后,当新一代的大学生听到“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的上海话童谣时,内心是否还会掀起一丝涟漪……

相关链接

认识邬达克

拉斯洛·邬达克,你可能不曾听闻他的名字,但是,在上海,无论是在闹市还是犄角旮旯,你都可能领略过他的建筑设计作品。

从1918年到1947年,这位来自匈牙利的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为上海留下了国际饭店、武康大楼、市三女中等优秀建筑,其中25个项目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它们构成了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老上海”,“海派文化”“海派精神”也孕育其间。如今,岁月变迁,尽管周边的建筑在变,这些作品还是尽可能地保全了原貌。这是属于“老上海”的记忆。对于“新上海人”而言,也有利于他们更全面地认识上海、理解上海。



保护与传承上海方言,许多年轻人在努力